



詩傳闡卷之二十目錄

大正續

大正續引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詩傳宣王中興大正續焉雲漢

高

伯

伯也韓奕

漢平

也



大正續引

歷選中興今主惟商家賢聖代化壽此夏則少康後  
此周則宣王而已宣之美業雖晚不克終然初固英  
主也聖人以爲宣之後復有宣當不遽凌夷爲東周  
末造故每淡致意焉而於其詩則不惟續之爲小正  
又續之爲大正其嘉與至矣大正之有續猶小正也  
沔水念亂庭燎勤政卽雲漢之憂民也黍苗之役卽  
崧高其城申亦卽城齊意也南仲出車豈亞於韓奕  
之錫命蹶里迎止何加於車牽之間關江漢常棣不



夏契於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也然而小大異其  
續者體裁音節殊也夫雲漢爲述王言固宐晉大正  
至崧高明親賢之諛烝民表使能之功梁山紀馭福  
之柄江漢常棣明服遠之威大烈幾與文武媲美而  
敷揚亦極鴻藻其體其音固居然大雅之續矣然則  
頌何以兼續曰頌聲必待太平旣洽宣王激衰而後  
圖治又弗克終也且夫形容德美是在後人繼宣者  
爲幽親有譖而知之乎故昭猶能頌康幽則胡能頌  
宣矣東遷而後頌不化於王室而化於魯魯人以爲  
頌夫子固不與其爲頌也頌所以兼續也然先儒謂  
商頌後三篇不及祭告其叙事全類大雅諸詩則大  
雅信與頌爲近而宣王之續大正卽以爲宣王頌亦  
可



大正續雲漢篇

嘗考竹書屬之末季頗季大旱廬舍俱焚會其陟也  
卜於太陽兆曰汾王爲祟周定公召穆公乃大太子  
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然則雨不係新王所  
禱明矣竹書宣二十又季大旱王禱於郊廟遂雨雲  
漢之化意在此時觀其詩曰祈季孔夙方社不莫則  
蒞政蓋亦有季若夫南征北伐平淮平徐城謝城齊  
皆先是九季以內事而詩顧晉之以雲漢僕謂其精  
誠可以格天且代述王言故邠蓋有敬天勤民之心



然後有內修外攘之績是詩雖作於中季向令宣王  
素不恤民亦何能遇災而懼隼勞懇惻如此此續詩  
所以晉雲漢也或見雲漢繼桑柔後以爲旱乃厲王  
餘剋若然湯有七季之旱果桀之餘剋邪夫天災流  
行聖王不能使災之不至恃吾有以弭之桑林躬禱  
六事自責而甘霖隨沛史後爲美談然而湯政素修  
矣若使後王徒襲其文雖割髮及膚剪爪及肌何益  
周禮所謂荒政索鬼神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小宗伯兆又帝於四郊大哉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  
示此皆修救之急著宣王皆用之然而非所恃也夫  
汚水念亂未央勤政彼其昭假諒有素焉夫惟昭假  
有素故牲璧不爲具文臧臙徹懸非循故事天表之  
應卒惠其寧有以也夫固非土龍矯首泥人鶴立之  
效明矣



大正續崧高篇

崧高與黍苗相表裏彼代爲役者言此則王朝重臣  
贈章祖遺詞氣迥別且篇中雖美申伯而多述王命  
亦以見王靈之赫濯序謂美宣王能建國親侯褒賞  
申伯得之矣孔子閒居記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  
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引此詩皆  
章蓋賢才之生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  
故也申甫地在南陽故曰南邦南國鄭語史伯曰當  
成周者南有申呂是也

呂卽甫

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故



申伯國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受封是申呂卽漢之  
宛縣高祖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居控扼  
之要所以能爲周室屏翰曰南國是式曰式是南邦  
曰南土是保正以爲翰所之也夫申旣繫四岳之裔  
建國從來已久故或謂于謝之邑是加地進律以作  
爾庸是錫之附庸然觀宅居于此肇造私人于此新  
遷城墉于茲卜築宗祊於茲剏始則非所謂加地附  
庸矣意者申雖舊邦國統中絕申伯乃王朝卿士天  
子內念股肱之美爲之復建侯封乎故曰王纘之事

世執其功錫介圭而鄭重其行不偶耳必令大臣董  
其事者分封出自天子侯國不敢專也若文王作豐  
非繇君命此商之季世君令不行於天下時也然則  
吉甫固宜有是誦後世寵外戚者率以大雅崧高藉  
口或曰自宣王封申伯而召驪山之禍尙可以爲訓  
乎此又不然夫柔惠且直揉萬邦而聞四國申伯固  
宜爲文武憲矣豈可因王之元舅而反掩其德謝功  
之營亦豈猥與後世恩澤侯可同日語哉至其後人  
逆節亦非憑椒房之寵內執朝權如王竇閻梁輩也



嗟夫爲構爲寇斯其故蓋難言之而以造端咎崧高  
過矣亦豈與於世哉  
按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楊升菴云嶽四嶽也  
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山高者自名崧非中  
嶽也崧嵩通用者誤  
按郿在岐之東鎬之西飲餞不于鎬而于郿何也  
曹氏云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于先  
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餞于郿猶江漢之于召虎也  
孔氏云若自鎬適申塗不經郿

按秦誓云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正與佹佹勇夫朕  
御不違者相反然則申伯番番蓋黃髮老臣非武  
勇之謂所云王之元舅或母舅或內舅皆不可知  
涇陽之詩秦穆亦稱重耳爲舅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正續彞民篇' and '卷三']*

大正續彞民篇

物則秉彞之訓前此未有也而發之吉甫故孔子贊其知道皆以好是懿德發端蓋物之有則彞民所秉雖同而能順其則者維山甫其則維何柔嘉而已易坤為臣道繫以利牝馬之貞蓋坤非偏柔乘軋而為柔也柔而柔用之故能為不茹柔而剛出之故能為不吐此所以舉鮮克舉之德而超然異于凡民者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然則山甫蓋周公之胤所謂續我祖考者是耶天為



保天子生山甫王以保王躬命山甫山甫之責甚鉅  
區區城齊之役曾何足以煩之第成王時召康公亦  
嘗以太保營洛雖王都之肇建不比於侯封然是役  
也倘非異人堪任堪者必山甫乎且山甫於王命既  
無不能將而城彼東方亦王命之一此行亦未必久  
淹固不妨其爲保躬補闕也考之國語宣王立魯公  
子戲則山甫有諫料民太原則山甫又諫其於王命  
固非苟爲將順而已又于國子中舉魯侯之孝能導  
訓諸侯信明於若否哉夫城齊亦非細故也當時北

有儉稅南有荆蠻東有徐淮之夷故式是南邦以申  
伯城彼朔方以南仲奄受北國以韓侯而東方之保  
障齊爲最大以城齊屬山甫諒非無意耳或謂職業  
位望如山甫宜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不宜一日去王  
所山甫顧瞻君側永懷不忘詩言式遄其歸借贈友  
之章寓諷王之義猶唐詩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  
主待持衡其意未必不出於此而吉甫亦可謂善言  
矣篇中仲山甫凡十二見反覆贊咏繁而不厭蓋詩  
人之情與作詩之體于所愛者則喜舉其名字而倦



倦道之出車之于南仲采芑之于方叔崧高之于申伯韓奕之于韓侯江漢之于召虎皆是義也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按歐陽永叔作尹師魯墓誌師魯凡十七見近代王槐野壽徐東園文稱東園公者凡二十三作白尚寶墓碑稱白公者凡三十二趙大洲作孫孝子傳稱孝子者凡二十四亦倣此法

按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弟獻公徙都臨淄則當在夷王之世故孔疏以爲遷之言未必實朱子意其徙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城郭之守良爲有見第山南城齊之役亦未見其必爲臨淄耳竹書紀城謝城齊俱宣王七季事

151

6



大正續韓奕篇

按厲王不禮于諸侯諸侯相戒以避之此苑柳所爲賦也宣王念亂晉取義于沔水朝宗厥旨淡矣竹書紀宣之四季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蓋韓爲武穆與晉同祖均屬望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密逾北國爲一方屏翰故莫亟于得韓命蹶父如韓良有以也蹶父因是以締姻而韓侯遂來朝蓋猶用繼世稟命之禮王因命之續舊服受北國爲伯其依毗亦隆重哉而馭下之柄可概見矣序美宣王能錫命諸侯



亦未爲謬如謂天子錫命諸侯爲常事則蓼蕭湛露  
彤弓何以誇盛美雖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

平王命  
晉文侯

惠王命齊桓公襄王命  
晉文公顯王命秦孝王郝氏所謂孱王非與王也亂

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  
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稱威  
福維辟百康侯秉禮喪畢入覲晉錫歸國嘉禮皆舉  
視春秋諸侯在喪親迎者得失何如故足述也又按  
竹書紀成王十二季王師葬帥城韓溥彼韓城所由  
來矣玉海通典皆以韓爲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有禹

貢梁山而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方城卽今  
順天府固安縣故李氏疑韓國在燕地觀此詩云燕  
師所完奄受北國則韓之太燕當不遠所謂韓城者  
倘如王肅魏志所云是邪然平王十四季韓爲晉滅  
夫滅國必自近始則韓城似又當以在同州者爲據  
矣



大正續江漢常彥篇

宣王彥功見於小正者則有六月采芑見於大正者則有江漢常武考之竹書紀代獵狁在文季之夏而是焮旋有采芑之役六季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次於淮然則平淮平徐二師蓋一時焮發也其錫召穆公命則紀亦云歸自伐徐也徐自伯禽時已與淮夷相倚爲患故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焮興穆王嘗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厲王嘗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丕克淮徐



蠢動從來久矣自宣王命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蠻荆  
於是四方僭亂以次削平其一則遣召虎一則躬董  
六師者緣淮徐相距不甚遠慮其合而角我故分遣  
出師以防侵軼耳蓋至淮徐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而枝寧遂暨於四方故二詩皆曰四方既平  
乃篇終要歸於文德王猶若規若頌詩人之寓意始  
淡矣此皆宣王初季事也厥後伐太原之戎不克伐  
條戎奔戎則敗伐姜戎戰於千畝則又敗美業不終  
愔哉豈其四方平而遂有愔志乎周宣且然何論晉

### 之武唐之憲

按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棣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  
北爲用曰淮夷則淮南淮北兼舉之矣常棣所云  
淮浦淮濱指所經歷及駐劄之地未嘗指淮夷也  
或乃依違其說云徐方者兼徐淮而言謬也又按  
常棣之名先儒以爲有常德以用棣則可或謂棣  
不可常因以爲戒意亦似之愚意天子自將故名  
常棣蓋惟天子建日月之大常十有二旂它則止  
建旂旗旒旒若六月之載是常服乃兵事恒服耳



毛氏妄意六月為親征緣於誤解常之一字何不  
移此訓常棣乎

又按毛傳於出車之王命南仲既曰殷王則南仲  
似為殷將矣乃此處仍謂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  
王太祖之廟果一南仲乎果兩南仲乎凡傳之無  
據類此孔疏又實其為后稷之廟益鑿矣朱傳謂  
卿士兼大師而字皇父果俞經文當云南仲曾孫  
何反云南仲太祖俱不似語意季彭山云祖祖道  
也天子行而祖道故稱太祖大不音太此從韓侯出祖

一道人子相識否其人曰上無人也噫嘻異哉非仙而何

氣味沈鬱思致清穎勝讀漢書一過 楊玉川識

其方遂傳流於世



毛氏妄意六月為親征緣於誤解常之一字何至移此訓常歪乎

又按毛傳於出車之王命南仲既曰殷王則南仲似為殷將矣乃此處仍謂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果一南仲乎果兩南仲乎凡傳之無據類此孔疏又實其為后稷之廟益鑿矣朱傳謂卿士兼大師而字皇父果爾經文當云南仲曾孫何反云南仲太祖俱不似語意季彭山云祖祖遣也天子行而祖遣故稱太祖大不音太此從韓侯出祖

耕書雜錄

冒越通章

予性喜遊玩最愛山林一日遊於華山被疾風揚沙入目頓然兩

悠悠神未

目俱暗不識東西輾轉躊躇不覺泣然淚下者忽一道人不知自何而來問予曰子何為而若此予告其故道人曰無害也盍往敝廬以永今朝予從之未幾而至其家道人詣予曰用雞蛋七枚煮

津有味

熟之去其壳將花針滿細眼取天元芟一兩汲河水以燉之將酒刺過下即可愈也予試為子醫之是夜也服其七蛋明日清晨豁然

明晃起而視之道人何在祇見草廬一座而已頻眺其上林木扶疎齒齶秀峙行止之曲折盤旋循山路而出詢於山人曰上有



毛氏妄意六月為親征緣於誤解常之一字何不  
移此訓常棣乎

又按毛傳於出車之王命南仲既曰殷王則南仲  
似為殷將矣乃此處仍謂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  
王太祖之廟果一南仲乎果兩南仲乎凡傳之無  
據類此孔疏又實其為后稷之廟益鑿矣朱傳謂  
卿士兼大師而字皇父果僉經文當云南仲曾孫  
何反云南仲太祖俱不似語意季彭山云祖祖道  
也天子行而祖道故稱太祖

大不音太

此從韓侯出祖

一道人子相識否其人曰上無人也噫嘻異哉非仙而何

氣味沈鬱思致清穎勝讀漢書一過 楊玉川識

其方遂傳流於世



毛氏妄意六月為親征緣於誤解常之一字何至  
移此訓常棣乎

又按毛傳於出車之王命南仲既曰殷王則南仲  
似為殷將矣乃此處仍謂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  
王太祖之廟果一南仲乎果兩南仲乎凡傳之無  
據類此孔疏又實其為后稷之廟益鑿矣朱傳謂  
卿士兼大師而字皇父果爾經文當云南仲曾孫  
何反云南仲太祖俱不似語意李彭山云祖祖道  
也天子行而祖道故禴太祖大不音太此從韓侯出祖

陪來似亦有理辨志之

又按袁仁氏云晉命卿士太師次命程伯皆三有  
事之人欲其早定徐淮歸就職業不至曠官耳此  
解較勝於所謂三農之事者

劉汝楨云宣王淮上之役棗功告成也蓋六月北  
伐晉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此其証也荆蠻既平乃伐淮夷故此詩及  
江漢二篇一是自將伐淮一是命將伐徐二師想  
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



漢以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令穆公先平淮南則還兵北伐亦易耳何必侈言於王之親行假令王既北定徐戎則淮南之夷膽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於發也知平淮在采芑之後者荆蠻未平則穆公疆理不得至南海以南海之北正荆蠻之國故也一平淮而疆理至南海可見南海以內諸國無不從服矣今按竹書紀年其征伐次第實是如此

林少穎云周自文王興於鹵土而化行於南故鹵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爲最後是以文王牧野之戰方與商師決勝負於行陣之間而鹵南夷之邦所謂庸蜀髡微盧彭濮者已皆佗使而成王之卽政天下已太平矣然東夷之徐奄猶興兵以叛也故徐雖伯翳之後而俗流於夷周初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撫封之日周公魯公僅能定之至穆王稍有荒淫之失而偃王者遽僉僭號侈然有朝諸侯有天下之意洎厲王棄道宣王撥



亂之始而繹騷於南國者又徐也及徐始微弱而東南之鷓張借竊以爭諸侯者荆楚吳越相繼興矣其後徐益以弱服屬吳楚而卒不得免焉然吳楚倔强於東周衰微之後而徐倔强於鹵周鼎盛之昔則其初本非弱國也

通解云大雅言文王之兵若臨衝閑閑章言武王之兵若牧野洋洋章皆畧述武事耳常武言宣王之兵則極其鋪張揚厲若有過於文武之威者聖人之兵尙德賢人以下之兵尙威論德者其詞典

論威者其詞夸且亦可見盛世中興氣象



詩傳闡卷之三十一目錄

大正傳

大正傳引

蕩

桑柔

民勞

板

瞻卬

召旻

詩傳召穆公諫

賦蕩

詩傳

賦桑柔

詩傳

戒

賦民勞

詩傳

賦板

詩傳

賦



詩傳

賦瞻卬

詩傳

賦召旻

大正傳引

詩大正傳六篇屬厲王者四首蕩次桑柔次民勞以  
及於版蕩爲召穆公諫王是已其它作者之姓氏已  
缺然觀桑柔第七章有滅我大王之句朱子疑其作  
於共和後後此而民勞板可知也管師曠論衛人出  
君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淫縱其欲而棄天  
地之性故不甚其人而甚其君然當時中外尚不少  
推挽者今以天子蒙塵乾坤大故乃諸臣不汲汲勤  
王而所與同列相勸戒者寡非親賢遠姦敬天牖民



之說其云以定我王特一及之而又必本之柔遠能  
適蓋勤王固莫如安民矣當汾王之出戾國人尚欲  
甘心其太子衆怒如水火豈易犯哉卒之雖未及復  
辟猶得終天季於彘倘亦賴諸大臣之彌縫耳王子  
朝告諸侯云厲王之難諸侯釋仗以間王政宣王有  
志而後效官繇是言之藩垣屏翰之資亦大矣宗子  
維城隳俾城壞其羽翼太子之長慮乎蓋自共和爲  
政十四季間王嗣行已長大漸有幹蠱之望止慮詭  
隨夸毘者厠其間故民勞以大諫終板以大諫始觀

其兩呼小子而老夫自命則正老成經國之遠猷而  
所以陰贊宣王之中興者此數詩爲之嚆矢矣再傳  
爲幽王宣徽旣沫厲穢滋彰周室豈堪再壞人亾國  
殄卽昊天無所施其克鞏之權瞻卬召旻固黍離之  
漸也使季札所聞大雅之歌有一於是亦必曰其周  
之衰必不曰廣哉文王之德云爾



大正傳蕩篇

天立君以爲民民受命于君而君受命于天受命于天者受之天所寄監之民也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夫惟蕩蕩上帝春育而海涵乃能爲下民君若疾威則命僻而失其所以爲君矣然人主所以敢于立僻者不過以天命爲可恃豈知有初鮮終命固不于常哉商書祖已訓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此詩天生丞民四語似之蓋借言民而不敢直斥王耳其命匪



謚卽所謂天難忱斯駿命不易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意亦如此洛誥召保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穆公之言蓋出于乃祖昔微箕之相告一則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飛津涯一則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佻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棄災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跡是以觀周厲斯亦紂之後身哉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所用榮夷公好專利而不備難當時在佻在服之人槩可知其侯詛侯祝又可知已無休內曩卽菀桺所云上帝甚蹈也史籀厲王初大諸侯畏之荆楚自公王號然則其威亦憚矣臯及鬼方此是邪慝



乎僅曩之而莫能克之則紂德之非殷也通篇托  
之文王歎商危言不諱而卒不能啟王之聰故異時  
彘之亂國人圍王宮召公曰管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夫驟諫者非獸外傳諫監誦數語蓋蕩之詩  
尤最險焉而厲王不以為罪其猶有容言之度乎  
按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蓋專摘本實先撥句  
為言復衍之曰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漢儒之勦  
字逞臆類如此

大正傳桑柔篇

厲王之詩見於小大正傳者各四小正之青蠅小東  
苑柳大正之蕩皆作於流彘奔小明桑柔民勞板則  
流彘後也左傳秦穆公引芮邕夫之詩曰大風有隧  
貪人敗類桑柔為芮伯所賦審矣序以為刺厲王非  
也厲王敗德固不可勝數然失國之君刺之何益玩  
通篇語意乃是規在佞者觀後數章云噬爾朋友予  
豈不知而作雖曰匪予既佞爾歌可見也章句雖繁  
意脈自貫曰靡國不泯具禍以燼國步斯頻復申之



曰孔棘我圉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徃復申之曰自鹵徂東靡所定處曰稼穡維寶代倉維好復申之曰降此蝨賊稼穡卒瘁則殍不得遂其代倉之願矣其維此惠君章則上數章之指歸而下數章之提掇也維彼不順自歎俾臧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皆指王言若使厲王猶在國詩人大言當不爾朋爰已譖不胥以穀卽青蠅之讒人罔極也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則衛巫監謗道路以目也貪人賤類則榮夷公之屬而芮伯向嘗陳諫者也當昔忍心不

順職涼職競職盜布列在位者尙復不少詩人所以懲徃誠來反覆致意誨以用式穀之息人黜中垢之系順所爲序爵者當如此抑芮伯忠規非始於此竹書紀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息夫戒百官於朝其詞見汲冢周書芮伯息夫解序穰其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爲此書有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又云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懃德以備難下民胥怨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又云爾執政



朋爰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徃愆以保爾圻  
爾乃曠禍翫災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又云爾執  
政小子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  
害要利竝得厥求惟曰哀哉又云惟爾小子飾言事  
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  
覆其言若隱然預知有流彘之禍者所謂如彼飛蟲  
時亦弋獲蓋指弁所化歟向使厲之君臣聞若言而  
知省寧不蚤受其蔭卽桑柔之歌可兼再作矣

按四牡騤騤以下三章朱子以爲述行役者之怨

詞味其語意殊不爾蓋自成康旣沒昭王膠楚澤  
之舟穆王勒瑤水之轍共王滅密懿王命虢公伐  
犬戎孝王命申侯伐鹵戎夷王伐太原之戎窮兵  
黷武之事無代無之故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若  
厲王征代之役國語史記皆無所考惟稱厲王初  
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而竹書記厲王三年  
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西戎  
入於犬丘十二年奔彘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於洛今其詩曰國步斯頻



曰國步蔑資曰念我土宇曰孔棘我圉蓋流彘之後四夷交侵國勢日蹙可知也歐陽氏乃云兵役是朝廷一大事宜有所征伐主名與其勝敗事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鄭氏何據而爲此說夫鄭氏隨文作解其云軍旅又出士卒勞苦者固無所據然竹書則可據也司馬子長有言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夫三代以前征伐之事豈盡可考哉

按傳云隧道也孔氏云隧者道之別名予謂卽晉文請隧鄭莊隧而相見之隧也有空大谷蓋風洞也今風洞所在有之聞之陽和有洞出風每年致祭而金華宋潛夫亦有風門洞碑記此類是也爾雅注有水曰溪無水曰谷夫空谷爲風之自出而巖氏乃以喻小人乘虛而至則空谷爲風之自入矣似非詩意此章維彼不順對良人言與上文不順對惠君言者自別而或卽以目不順之君謂其深求良人隱慝者固非或謂不順之人攻良人



以內汙之事亦非也征訓爲行者是作爲式穀其  
雄風乎征以中垢其雌風乎

按鄭箋以西風謂之大風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  
泰也然以喻貪人敗類則成敗不倫矣聽言則對  
謂面從也誦言如醉謂不能舉其契爲之詞也匪  
用其良弗求弗迪也覆俾我悖悖者之患固以不  
悖爲悖也然予言豈真悖哉使予不知而作則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按崔仲鳧云詩桑桑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  
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  
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悍鷲也  
羿志於此



我志然也

言微如也

言微如也

大正傳民勞板篇

民勞板二詩次桑桑則當在滅我立王後蓋王既居  
 蕤矣于時宣王尚幼况又匿于召公家當國大臣宜  
 莫如周召二公乃詩一則曰戎雖小子一則曰小子  
 躑躑所稱小子非泛指同列定有一人焉當之詩傳  
 雖缺愚疑是共伯和也竹書紀厲王十二年奔蕤十  
 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史記謂周召二相協理行  
 政號曰共和者謬耳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為共和  
 者周王之孫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



言作... 卷三 板一  
之司馬彪云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卽王位夫謂卽王位者妄也孟康云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此倘是已愚猶意共伯之賢雖爲諸侯所推戴亦必請命於汾王不然則是篡也而式弘大孰有大於攝行天子事者王欲玉汝孰有過於命之攝行天子事者共伯雖攝天子事實無經世撥亂之才觀詩所云憲憲泄泄以憂爲謔詭隨之是縱寇虐之未遏則亦身居劇任不肯當事如後世袁粲者流蕭條散落危而不扶者

其命之攝事也亦所謂悶然而後應泛然而不屑辭者蓋觀莊子以共伯與許由並稱曰許由娛於潁陽共伯得乎共首而竹書紀厲之二十六年王陟于魏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沈約注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此亦可見共伯之梗槩矣故能與物無猜而攝政終厲王之世然亦可謂處非其據者也若詩人之大諫則老成謀國遠猷也舍是不任而以少年居攝柄政此厲王所以終不復辟歟



按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每章言之而無良悛恟罔  
極醜厲繼繼則備悉詭隨之情態無縱者所以謹  
之也與式遏無俾相呼應○詭隨卽桑柔所謂聽  
言則對者也寇虐卽桑柔所謂職盜爲寇者也

大正傳瞻卬召旻篇

瞻卬召旻二詩大約刺幽王幽王之世川竭山崩冬  
雷夏霜繼以日食其不惠而降喪篤矣厲已大矣揆  
厥厲階乃在長舌之哲婦故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而周禮寺人掌女宮之戒其酒人漿人籩人醢人  
舂人豪人之屬皆與女奚爲類內司服縫人至與女  
御女工共事則其相倚爲奸利固易耳此言婦而兼  
及寺也小正傳十月之交歸咎皇父外則番繁蹶橛  
布列要津內則艷妻驕扇日以不臧可與此二詩互



證國語史伯策周之必弊曰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  
於有方擇臣於諫工而講以多物王將棄是類而與  
朝同夫奪之明欲棄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  
人也而太以爲卿士與朝同也棄聘后而太內妾好  
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濇不昭而  
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太卿而妖試卒搢行暗昧  
也然則昏桮回適臯訛而爲蝨賊者亦孔多矣又曰  
申繪鹵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此正  
所謂舍爾介狄者也夫壓弧箕服亾國之兆雖久已  
見於童謠亦俟淫德而後加之幽王惟長舌是嬖休  
蠶織而預朝政欲代后則代后欲奪宗卽奪宗方且  
裂繒爲入耳之歡舉烽爲博祭之戲幾如是而不亾  
者而詩人尙規之以蕞後諷之以用舊人蓋誠欲回  
國脉於一綫不忍坐視其殄瘁也厥後平王東遷其  
命文侯推原亂始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信幽王之  
不用舊而人之云亾非真亾矣

按召旻第又章維管云云蓋古者謂茲爲季取艸  
木繁茂之義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



爲樂須及昔誰能待來茲維今之疚不如此言未  
有若今季之憂甚也彼卽維管斯卽維今彼時之  
疏斯時直以爲糲蓋瘠我饑饉卽粗糲之食亦不  
可多得矣胡不替替與引相反楚茨曰勿替引  
之兄況通晉語云衆况厚之况固其謀况之爲言  
益也蠹賊用事以致饑饉薦臻昏椽靡共之效可  
見如此矣胡爲不替而專務益相援引乎胡不  
二句相連○其第六章三矣字三不字相呼應言  
池竭而不云自頰泉竭而不云自中害日益弘而

尚云不裁我躬所謂安危利災也



詩傳闡卷之二十二目錄

昆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男自規

吳懷古

新安汪汝謙全訂

汝貞士

周頌

篇次按詩傳中所存字義訂定

周頌引

維天之命

維清

天作

思文

雝

清廟

我將

烈文

振鷺

有客

時邁



賚

般

武

桓

載見

有瞽

漆沮

瑟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勺

昊天有成命

噫嘻

臣工

執競

載芟

良耜

豐年

絲衣

詩傳周公

天之

清

思文

文

廟

將

烈

鷺

子

時邁

賚

般

頌武

載見

瞽合

寢廟

成

朝

朝于



之也

祀成王

堂

臣工

執競

成康

報

也  
共闕二百三十五字

周頌引

孔子正樂雅頌得所如僅謂頌不與雅混卽毛氏本亦然惟是頌自有頌之所彼則槩乎未有得耳最舛者如昊天次天佻先我將執競次時邁先思文臣工噫嘻次思文先振鷺而桓及賚般乃以殿後此其所何屈焉詩傳周頌一編殘缺尤甚所存僅四十餘字落落如晨星然有可嘆會者今試揣其位置晉維天及維清次以天佻思文從文王而逆遡之亦猶大正晉文王繼以生民公劉也又從文王而順叙之爲離



爲清廟爲我將爲烈文孝經所謂郊后稷以配天宗  
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四海各以職來助祭也振鷺薦  
殷肄于太廟有客禮朝鮮之嘉賓與時邁之告武成  
賚之大封列國殷之初狩方岳而祭告皆在武王之  
世故曰明昭有周曰時周之命而此下爲武爲桓以  
謚稱載見以昭考稱則在武王沒後矣有瞽合樂漆  
沮薦鬯亦告廟之彝典也閔子訪落敬之或作於冲  
人免喪朝廟之季或作於明辟復政蒞祚之日勺則  
其九季有事於太廟而用之者以上諸詩周公亦第

及其當時之事而止原不禁後王附益竹書紀康王  
三季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於廟此昊天  
成命噫嘻臣工所爲作也亦越昭王祀三后而賡執  
競其猶頌之餘乎使昭穆以下代有哲王頌聲當未  
遽寢而毛鄭必以頌爲成王七季周公所作遂不許  
嗣王之有頌抑何諛歟至載芟良耜以報賽豐季以  
衍祖絲衣以蠶祭周禮所謂歆郊頌息老物必是詩  
已次之末簡亦禮反自始樂樂自生之義如是而頌  
乃得其所僞詩說見不及此妄意紛更其賢於毛鄭



者幾何

按蘇穎濱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是也然猶泥於七季制禮作樂之說必以頌爲告太平則如小忿閔予之悲彼家難亦可謂太平乎而先是克殷之初季武王遂不得遽追崇其祖考必有待於成王則嚴父配天之說又何爲也

周頌維天之命篇

毛詩頌管清廟而詩傳管維天之命者清廟於奉祭之人心觀聖德而維天則直遡聖德之同天固宜爲周頌冠也頌不盡作於成王時而序云太平告文王箋又實其爲六季制禮作樂此不過通繫成說猶之以旣醉爲太平何關詩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乘極而美周之禮也已足膚說箋遂以駿惠文王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以遷就其所謂太平告文王者謬矣頌之管維天亦猶周易之管乾乾六畫皆奇所謂純



也文王繫以元亨利貞卽不已之節度也乾爲諸陽  
之祖又氣之元非天兼可以象乾非不已兼可以言  
天故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孔子贊易曰天行健則  
不已之謂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知乾  
健之爲粹精則知純之爲不已於穆不顯兩精相映  
意卽配帝之樂歌乎假溢而收之受命溥將也駿惠  
而篤之單文祖德也惠文王卽所以誕受美若祈天  
永命之遺也大正亦云假哉天命又云上天之載兼  
聲兼臭儀刑文王而此章足該其全彼以告君故詞

繫此以告神故詞約



周頌維清篇

文德同天槩之以一純文典卽文德也故次以維清  
清則其純而不襍者緝則其純而有常者熙則其純  
而光大者心灑之外別飛治灑也呂氏以禋爲王者  
祭天之名謂文王配帝自此始故曰肇禋然大田曰  
來方禋祀書洛誥曰禋於文王武王禋非必祭天也  
或從武王有天下始以王禮祀文言是文典身用之  
而不效後人用之而始效耶此泥於六季制禮作樂  
之說而以迄用爲成王昔耳愚意此詩作於武王之



世學禮當指文王蓋國君卽佗承祧卽是主鬯之始  
自其初載至今隨用輒有成績此非周家禎祥而何  
記云夫樂者象成者是詩一名爲象僕取象成之  
義序以爲奏象舞鄭箋遂目爲象用兵昔刺伐之舞  
則誤認象舞爲象也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學  
舞御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始近之鄭氏謂  
先學勺後學象乃文也次夫勺何文也象何也  
其誤緣於毛傳以文典爲征伐之灋夫文王固未嘗  
無成功而成功何足以盡文典且文王世子明堂佗

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不聞以象也籥也蕤  
記亦當以下管象爲句也夏籥序興爲句蓋也自屬  
大也夏自屬大夏象之非也審矣



周頌天作篇

天作次維清後思文焄蓋由文王而逆遡之也遷岐之役爰始太王作屏脩平厥功固茂而克順克比王季實作對焉篇中何不一齒及朱子止以爲祭太王詩亦謂不宐猷遺王季故耳然將置文王於何地夫序增入詩中所兼之先公而朱子又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均之莽矣愚疑彼作矣三字或有脫誤蓋旣云天作又何云彼作且於上下句濃佻置未妥意此句本頌王季而訛爲今字邪又陶逸則云聞之先逵



此祭岐山之詩。豈爲有見蓋天子爲百神主。況岐山繫帝增之。武廓王氣。伎鐘豈容兼祭。祭豈容兼樂章。果兪雖不言王季。亦可以所重在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然則周所以祀先公先王者。當別有詩歌。而其後乃浸逸之歟。

周頌思文篇

此篇詩傳雖缺。然后稷配天。詩明言之矣。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兼匹不行。自外至者。兼主不止。此言妙得鬼神之旨。卓公病曰。古者祭必大尸。八蟻之祭。猶虎亦所不廢。而況天地大神乎。宗族之子者。祖考之尸也。配帝如嚳。如稷者。天之尸也。蓋天之爲道。高明廣大。先王思其生之賢者。爲人人之賢者。爲帝。帝之賢者。爲勗。造開天之祖。以是侘合。度幾。屈歌。



是已乃郊有二義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皆天子之禮也然則思文配天意卽啓蟄之郊祈穀於上帝者乎曰大我豸民莫非兪極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其爲祈穀之郊可知已鄭玄以祭灋有周人禘嘗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青帝靈威仰靈威仰東方木帝周爲木德謂以后稷配蒼龍精夫詩云克配彼天配其德也

道天之司叟天德豈

盡於蒼龍而稷所化合僅僅如是躬抑周郊止於稷而禘乃上及乎嘗故祭灋禘每在郊上然郊有頌而禘兼頌遐哉邈乎莫得而詳矣

按周禮鐘師四方賓來奏納夏韋昭謂納夏一名渠呂玉叔云渠思文也思文何以名渠或渠卽極音之轉而納卽陳常之義乎國語三夏天子以享元侯渠亦與焉未知何取

按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麤一來二縫象苾束之形天所來也僞秦誓謂棗王渡孟津白魚躍入舟



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区至以穀俱來鄭箋謂穀所以紀后稷之德其附會不經甚矣

晉之變而隆則常以兼平國新三夏天子以

果曰主妹云果思文也思文何以

其附會不經甚矣

周頌離篇

周頌離篇

序說以此為禘太祖其謬本不足辨後儒惑於其說

言禘禮者每引之或以太祖為后稷然詩明言假哉

皇考豈太祖可禘考乎且詩詞亦霖及於稷者如以

吉禘於文王若竹書之吉禘於先王春秋之吉禘於

莊公喪畢而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則武王以嗣位之

十二季伐紂克殷而後為天子詩禘天子穆穆其非

免喪之初明甚安在為禘也或乃佞序之過又以

孝子為成王皇考為武王文母為邑姜其說愈支矣



偽詩說因篇中有文武維后遂以此爲成王祀文武  
之詩然則宣哲維人又何指焉此的是武王初卽伏  
而追崇其考妣之祭章其曰文母從夫謚也又按左  
傳三夏以享元侯周禮牲出入秦昭夏說者以昭夏  
爲繁遏所謂繁者其卽介以繁社之謂耶相維辟公  
於享元侯較切於薦廣牡於牲出入較切路史亦云  
雖天子所以享元侯其言或有據耳

周頌清廟篇

序以清廟爲祀文王是已衍之曰周公旣成洛邑朝  
諸侯率以祀文王此臆說也按洛誥周公曰王肇禴  
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官佯從王於周又  
曰佯來恣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寧予未設宿則禋於文王也王又曰王在新邑  
禘祭歲文王騂牛一也王騂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大室裸然則洛成之祭固未嘗崇文而墮也而是  
詩止言秉文德其非兼祀也王明也卽祀文王亦何



待洛成牧室之追王先之矣且如殷高宗中興令主  
殷人猶特廟以祀其卒章曰寢成孔安魯頌亦倣其  
體先以闕宮有恤終以新廟奕奕豈桀王克殷後在  
位六季而尚不爲皇考太廟者又古者廟非一處周  
制先公之廟在岐文廟在豐桀廟在鎬周人祖文王  
而宗桀王各有不遷之廟曰世室此云於穆清廟未  
定何所其爲文廟成而致祭無疑已箋云清廟者有  
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疏云樂記  
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清明在躬謂聖

人之德亦清明也公羊氏云王者賢得天下之歡心  
以事其先因助祭以述其職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助祭所謂肅雍秉德者是卯剋文焯王不忌  
正與無歟於人同意其詩編次在焯要皆化於桀王  
之世而序以爲朝祭於洛者不過泥六季制禮作樂  
之說耳

按樂記謂清廟之歌有詞而無韻不覺聲也懸一  
鐘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唱而三嘆有餘音矣蓋  
樂歌文王之遺不極音聲但以瑟弦廣孔少倡寡



和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歎奏登歌之曲不以  
樂音亂人聲所謂歎上歌也

周頌我將篇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此篇詩傳雖缺其  
爲宗祀文王於明堂則序亦得之明堂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  
之以禮通之以樓而南北之外加以應門清嚴尊肅  
此季穉享帝之方配以文王者也其不於廟者何七  
廟中不可歎舉此大禮也張子云萬物成形於帝而  
人成形於父季炀成物之始故享帝以父配記云仁



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然則文王其猶天之尸歟註中濃文王所以濃天畏天所以畏文王義固其貫但是詩語意止重祈天謂我今奉羊牛以獻度幾天其右我非羊牛之足邀天右也天意無過求民莫而我素濃文典以靖四方天如福我文王諒當歌文王所配之祭耳然我豈設遂懈惟有夙夜畏天威肯肯係此右享之意而已孔疏亦云天乃大文王之德既右助而享之是亦主天言也程子云形體謂天主宰謂帝郊質而尊之明堂文而親之郊以神道

事之明堂以人道接之此周公心思冥漠制化精微非俗儒所能解也俗儒見月令有青陽總章之文遂牽明堂而合之又帝見周禮有州又帝於四郊之文遂詭又帝以附之明堂康成抗又神於又帝之刻而以文於配厥義舛矣况孝經雖云宗祀文王以配帝而詩第云維天其右第云畏天之威則又何必多大帝名安肆不經之說乎

季彭山云按祭濃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則明堂祭天當用特牛而有羊者周禮羊人曰凡積其其羊



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煙氣上聞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支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也享者獻牛以供祀也實柴之羊非太宰之羊也

周頌製文篇

頌自維天至我將上祀追王饗帝饗親之樂歌已備當時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者寧無一詩酬之於是次以製文序以製文爲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鄭箋因附會爲月朔朝廟卽周禮司尊彝朝言之祭夫曰助祭似已何據而知爲成王卽政觀詩傳列此於振鷺旂則亦佗於棗王之世而辟公乃助祭於先王者辟公諸侯之尊禴非必二王後也如意爲二王後則未噉旂王而嘆不怠似以先世之道德勉其後人然



雖之荐牡載見之求章亦禴辟公其所指似廣非如  
白駒振鷺有瞽猗那之禴嘉客我客者自有專屬也  
舊說以錫祉卽戎功按禮記大傳云牧之野堯王之  
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  
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  
以卑臨尊也夫錫祉則助祭是已所禴戎功始指鼓  
商克咸之功乎既序其皇大封之典所爲舉也進之  
以維競維顯四方訓其人百辟刑其德而穆然於堯  
王之不忘蓋卽當日所駿奔者動以深長思也箋謂  
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誥剡文蓋剡文原爲  
獻賓作其後王假有廟皆得通用矣



周頌振鷺有客篇

毛詩振鷺有客二篇相隔今以詩傳剩字測之則是相連也後烈文而先時邁於時當爲武王鹵雝之客蓋指祿父而夏之後不與焉何者鷺白鳥也般人尚白久矣武王禽受分天之明大受子祿父爲般公以攬般餘民而不改其色故亦有斯容與亦白其馬皆不改色之證也竹書紀克般之明季薦般於太廟其卽此詩歟後儒見武庚以叛見誅舉而棄之不屑道必以我客屬嗣封之微子夫由後而觀鷓鴣毀室臯



在不貫由武王之世觀之則武庚固殷王家嗣亦猶  
丹朱在虞商均在夏三恪莫設望焉周之嘉客孰先  
武庚者卽纣問其賢也纣惡纣敷夙夜永譽周人固  
願其永世纣窮矣作賓王家豈待微子哉卽白馬萋  
具之客亦非微子何以知其非微子蓋微子所與二  
師謀者不過出廸行遜而已以爲抱器歸周者妄以  
爲面縛請降武王解其縛焚其櫬者亦妄先儒辨之  
甚晰史記宋世家言周公旣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  
子代殷後奉先祀然則微子在武王之世旣不爲周

也羈又不爲周也臣又未爲周也客何緣來見祖廟  
乎乃所稱有客者爲誰愚以爲箕子也何以知爲箕  
子樂記稱武王下車釋箕子之囚書載武王十三祀  
訪於箕子乃陳洪範竹書紀十六季箕子來朝此詩  
之作其因來朝而見廟乎有萋有且薦其邊豆也淫  
琢爲玉旅爲陳蓋來朝之高禮所謂旅幣燕芳也淫  
威降福亦卽就箕疇中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還用其  
意言非有非常之凶禍今當酬以莫大之福譽蓋祝  
之也如訓威爲等威威何以稱淫且自矜其降福之



言傳圖 卷十三 客篇 一八  
甚大驟論箕子不受卽異時建微子爲上公錫之備物亦何至侈然德色如此

按武王大武庚於殷爲殷公而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然則有宋之封亦肇自武王乎非也自祿父誅微子代世習知宋爲殷後遂混而禰之如魯孝惠娶於宋而宗人釁夏曰娶於商亦其証也或謂武王嘗封箕子於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者是又不然當周師入殷箕子尚在囚繫武王下車乃釋之故書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若

微子先是已遜蒞矣其固爲臣僕與箕子同義故盍王特成其志不輕屈之非恩禮偏靳于微子也抑更有疑焉樂記于蒞祝陳杞皆曰封而於宋歟曰投意者微子行遜原在宋郊盍王欲致之不可故卽其地而遙封之所以不曰封而曰投歟總之微子受封不在盍王之世則所謂客者當別有屬子故謂振鷺客盍庚有客客箕子論其世而可知矣

又按魯論謂微子去之初不闕其何之竹書紀季



言傳圖  
卷三 容  
第言微子出奔孔氏乃謂知紂必亾而奔周蘇子  
由古史謂其抱祭器歸周左氏載微子面縛銜璧  
輿襯而元儒金吉甫嘗辨其誣大約謂微子所自  
處與箕子所以詔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使遽奔  
周何微子叛棄君親求爲後之速也卽微子未遜  
而面縛銜璧亦非其事金萼王柏氏謂面縛銜璧  
者必桀庚也後世失其傳也且如孔氏之說微子  
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微子已面縛請降矣桀  
王豈不聞微子之賢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

微子而顧晉以處桀庚桀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  
亦見郤可羞之甚乎當時釋囚封墓百禽恩禮舉  
行悉徧獸不及微子者以微子遜於荒野未之獲  
也按金氏此辨甚晰然謂佻賓備恪有微子似可  
黜桀庚此又不然夫蘇廋禹興伊尹放太甲而卒  
相之此正見聖人之無我管叔本意不欲伐紂桀  
王因而使爲監曰存殷者其子哉彼所以卵翼小  
腆如此其至且桀庚之敗德于時未見主湯祀者  
非庚而誰設令微子當季竝建亦必次桀庚下矣



不然微子雖遜箕子固在何爲舍殷墟而遠封朝  
鮮乎漢書地理志并疑箕子無封於朝鮮之事而  
或者剿其說謂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然則魯論  
爲奴樂記釋囚舉皆不足信而武王訪範于箕子  
乃就朝鮮訪之邪

按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夫三  
統大三正郊特牲亦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  
也尊賢不過二代而已然又有所謂三恪者何鄭  
駿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則於二王之後則杞宋

以外別有三恪樂記云堯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所  
謂三恪者其是乎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  
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  
敬而已此解未確陵川郝氏曰三皇始制封建著  
爲令諸侯有罪方伯連帥請于天子而征之天子  
無道三恪之國徧告方伯連帥率天下諸侯而伐  
之此三恪所從來矣左傳云堯王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蓋薊祝待陳而備非杞



宋待陳而備也若夫二王之後雖同爲公爵而禮  
亦有隆殺左傳皇盂子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  
客天子有事膳焉有饗拜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  
子大叔曰夏肄是屏此雖以其後世卽東夷故然  
周之尊杞不及其尊宋明矣此詩以振鷺擬客客  
則非杞兼亦非宋序以爲二王之後來助祭者勦  
詞也

按郊特牲云旅幣蕪方所以別土地之宐而節遠  
逾之期也龜爲瘠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屈參

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徃德也禮器  
又云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音納金示和見情

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蕪常貨各以  
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以此觀之萋且追琢之  
義曉然矣

又按巷伯萋兮斐兮韓奕籩豆有且皆可互證何  
以作敬慎解棫樸追琢其章豈選擇之謂乎



武王以嗣伐之十二季克殷  
 是季始十五季初狩方  
 岳般之詩是已其先之以昔邁云何自古得天下必  
 告於名山大川觀虞書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遂於畿甸類上帝而禋六宗望山川而徧羣神輯丕  
 瑞觀四嶽群牧夫受禪猶然况革命乎第舜自此巡  
 行一季而足跡徧天下武王則有未遑者今以書  
 武成考之一月王征伐商四月王來自商至于豐乃  
 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犇

周頌昔邁篇

武王以嗣伐之十二季克殷是季始十五季初狩方

岳般之詩是已其先之以昔邁云何自古得天下必

告於名山大川觀虞書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遂於畿甸類上帝而禋六宗望山川而徧羣神輯丕

瑞觀四嶽群牧夫受禪猶然况革命乎第舜自此巡

行一季而足跡徧天下武王則有未遑者今以書

武成考之一月王征伐商四月王來自商至于豐乃

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犇



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數語合之  
大傳似猶非僞策正與昔邁相表裏樂記牧野之師  
濟河而鹵衅藏車甲倒載干戈虎賁說劒名曰建橐  
俱克殷初季事此其異于般者序旣以昔邁爲巡狩  
告祭柴望又以般爲巡守而祀四嶽河海則一舉而  
兩詩矣當知昔邁其邦非是庶邦謂周邦也邁者奮  
發超越之意侯化爲王則國化爲天下故曰邁雖竹  
書紀武王初季命監般遂狩于管然未嘗周行方岳  
豈得遽謂之昔巡况周禮十二季一巡守乃周公所

定之制武王受命不過六季固不待其昔若以春東  
夏南秋鹵冬朔爲昔意亦近是第戢戈橐矢之季豈  
遑及此其庚戌柴望僅行之畿內一日而事畢矣告  
武成所以告卽佗故曰允王維后允王保之又按此  
詩一名肆夏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車亦如之  
郊特牲記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大射禮  
公升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國語云金奏  
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杜子春曰尸出入奏肆夏賈  
公彥謂肆夏諸侯亦得用未知其義何取豈所謂豉



玉則改行者邪抑取莫不震疊式序在佺之義邪記  
又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亦猶魯三家以  
雍徹耳僞詩說以此爲大武三成之樂歌次之武與  
賚後彼未觀詩傳中剩字而設於妄自大說也如其  
說亦何當於三成而南之義

按韋昭云肆夏一名樊卽豈邁韶夏一名邁卽執  
競是未知樊邁之爲一義也樊邁必非執競而豈  
夏之非樊亦已審矣

周頌賚般篇

豈邁爲武王初季事以武成樂記證之審矣至賚次  
豈邁般次賚何其與竹書紀季若合符也按竹書紀  
武王嗣佺之十三季爲天子薦般于太廟遂大封諸

侯十五季初狩方岳誥于沫邑夫大封則賚所由佺  
也散財發粟賚中之一事也狩方岳則般所由佺也  
沫邦明命般中之一事也二詩無武王諡而皆曰豈  
周之命蓋佺于武王之世也古者爵人于廟示不嚴  
專武王克般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夏般



言傳  
卷十三  
之後雖有命封之亦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故先之以薦殷于太廟左傳曰管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樂記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其卽此舉歟史記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夫三塗嶽鄙之望高山是陟矣有河伊洛之瞻翕河是由矣洛居中土可以隆上都而觀萬國爲朝覲者所彙集故是冬遂遷鼎焉周書酒誥之作正在此行而今書鎔之大誥後亦猶賚殷之鎔在頌末也夫閔子訪落昊天臣工執競諸詩顧可以先賚殷乎僞詩說以殷爲大武四成之樂歌其于南國是疆猶或稍似乃以賚爲二成此於再成滅商之義何居

按殷之詩或卽古封禪之典但不以封禪名耳路史有云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饔鞠人之養也受之于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



開山命歷握河登記者之所以攀嵩緣岱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圖度戒誣瀆繼世守成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昨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冀是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

清寧者武接于中熹矣孽臣艷后穢擬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耶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減費行其所謂代之舉則嗣君無事于襲爲矣据羅氏此論似爲得之然旣以封禪爲創業者事則成王非創業之君也其說蓋緣于管仲管子述古封禪十二家成王與焉太史公亦襲之謂商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



詩傳卷十三  
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羅氏因謂  
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于皇時周陟其高山見  
成王褒神之德是未知二詩皆屬武王武王克商  
六年乃崩非二年也其狩方岳則克商之第四年  
也今卽不敢遽定其爲封禪然以武王爲封禪般  
詩殆猶近之而敬仲所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者  
成字或武字之誤觀其上文歷數堯舜禹湯而下  
文總繼之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豈周至成王始  
受命武王尚未受命不得與禹湯並稱耶故愚意  
周惟不封禪則已若封禪必不待成王之世



周頌武篇

武王之樂名爲大武說者遂以是詩當之夫詩固未始非樂章然當作樂之初未遽有是詩也何以明之按竹書紀武王克殷初季卽作大武樂又五季而後王陟今詩有武王謚則作于既陟之後矣可謂詩卽樂乎若夫大雅之下武原是大武斯殆近之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倘所謂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者邪今觀有瞽之詩後于載見則又意武王初季雖嘗作樂而猶未成至周道四達而後



成故始歌之以合祖邪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呂氏  
春秋云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  
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作三象以嘉其德據  
此正當在東征之後淮南子云周樂大武三象棘下  
倘卽呂氏之說歟然文王世子明堂佾皆云登歌清  
廟下管象冕而舞大武則象自象而武自武燕居記  
亦當以下管象爲句武夏籥序興爲句墨子所謂命  
曰象武者專指武王又謬矣諸說樊然殺亂莫折其  
衷以愚測之其義乃在孔子與賓牟賈言樂曰夫樂

者象成者也意象武之名昉此蓋維清以象文王之  
成故曰象記所謂下而管象是也於皇以象武王之  
成故亦可名爲象墨子所謂象武是也若夫呂氏淮  
南之說以語成王之佾象舞則可以語武王之佾大  
武則不可左傳以耆定爾功爲武之卒章賚爲三章  
桓爲六章其一章未知何屬而又鼓其二章四章五  
章總摭拾無稽特藉口於楚子耳楊用修氏曰一邲  
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  
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比德若橫經之儒其誣







者皆然武王何歎不然然于詩旨有何肖似豈桓桓  
爲講武于以四方爲禡祭於昭于天爲類祭邪此序  
所以爲陋而祖其說者尤陋也竹書紀武王克殷之  
明年其年大有年蓋亦僅一紀之傳曰周克殷而季  
豐始謂此而其爲屢豐固不必殫述矣樂記將帥之  
士使爲諸侯所謂保士定家卽祖維求定之齋典於  
昭于天皇以間之猶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如云  
君天下以代商則肯邁之昊天其子允王維后是已  
豈厥家既定之後更追美其代商乎僞詩說以桓爲

大武六成之歌其說蓋陰襲左氏

按多方之誥曰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  
時喪有邦間之蓋言夏喪邦而殷代也與此處間  
之不同彼之字屬夏此之字屬天能左右之曰以  
按孝經曰嚴父配天周公其人蓋周公初明堂配  
帝之祀在武王之世故樂記于武王伐商而歸曰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旣初此禮則後王自可踵行  
觀詩傳中有祀成王于明堂數字必不反斬于武  
王明矣愚意桓詩卽明堂祀武之樂歌曰天命匪



懈曰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蓋儼然以武配天也詩  
傳雖缺尚有昊天成命可證

周頌載見篇

序剡文者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愚旣辨其非成王  
矣意不若移此序於載見然亦非也按竹書紀成王  
四季春正月初朝於廟閔予之佗當在此昔七季周  
公復政於王八季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訪落敬之  
諸佗當在此昔今載見剡閔予旣則非免喪朝廟之  
季明甚意是詩其在先是卽佗之初乎竹書紀成元  
季丁酉春正月王卽佗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  
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釁王於畢夫天子七



月而葬同軌畢至雖荒服亦有終王之制所謂四塞  
世告至也況甸侯賓要諸服素嘗日祭月祀時音歲  
貢者一則送故主之終一則覲新君之始於義何疑  
然則周公皇門之誥頒厥章也其率見昭考以孝盲  
或嫌悖於居喪不祭然曾子問又曰已葬而祭且率  
之者焉知非冢宰序謂諸侯始見棗王廟此於率見  
昭考亦似而未及於載見辟王蓋但謂之載見則與  
朝覲宗遇會同自別明堂位云管者周公朝諸侯於  
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展南向而大天子即成王而後

儒誤解爲周公夫古者亮闇亦惟三季不言耳冢宰  
豈顧匿幼君而不以見左傳晉叔向所云其以嘉服  
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者此特爲  
列國之弔客言非所大於諸侯之見天子逸周書皇  
門解述管之請臣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  
命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此即介壽保祐緝熨  
純嘏意也而先之以命我辟王小至于大其與是詩  
同化可知已又按洛誥王在新邑禘祭歲文王騂牛  
一棗王騂牛一說者以清廟及載見當之然洛邑合



祭文其樂章亦未必分屬而辟王豈洛邑可見鎬  
京則不可見邪

周頌有瞽

詩傳止存瞽合二字當是有瞽合樂於祖廟也公羊  
注云王者始起未制佗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  
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迺自佗樂王者舞六樂於  
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濼也舞已之樂明有制  
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樂之一變爲一成文  
樂九成其樂六成周始佗樂主大耋而已成於六變  
可知也夫有瞽次載見後樂之成果在耋王既陟邪  
明堂伏云周公治天下六季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佗



樂諒矣特以踐阼爲踐天子伏則滯耳國語伶州鳩  
云葦王以二月癸亥板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  
畢之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  
戎於牧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太簇之下宮  
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  
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棄歟之上宮布憲施舍於  
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然則葦王之世  
未嘗棄樂也竹書紀克殷之明季已作大葦樂矣及  
成王時始集其成故奏之以合祖此有瞽所繇次載

見歟其云我客戾止者是則微子而東樓亦或與焉  
俞



貝煥其矣非容氣也昔長順州丁而東對水也與

命

周頌潛篇

此篇詩傳止存寢廟二字按月令季冬之月命渙師始渙天子親徃乃嘗魚先荐寢廟魯語里革亦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汛鬻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則此為荐魚寢廟之樂誦信矣金萼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藥必先嘗饌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高帝則嘗犧牲荐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祫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方慤云王者之於



祖禴以神道事之則有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祭神  
道荐人道也皆是也漆沮在馮翊太鎬京三百餘里  
兪雅周之藪曰焦穫近於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  
意周家或虛之爲渙獵地如後世之湯沐邑歟自虎  
通又謂王者不親取魚以荐廟故魯隱公矢魚于棠  
春祫譏之穀梁傳亦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  
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然魯隱陳魚而觀託  
之畧地原不爲荐寢廟而是篇或有疑爲祭漆沮之  
詩者蓋天子爲百神主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豈容  
兼祭祭則豈兼樂謂特隸之祠官未必每歲親往卽  
月令所云親往旨或不定指漆沮耳如吉日漆沮之  
從亦第間一舉之不然天子釋齒幾之重頻命駕於  
三百里外不幾從獸兼厭乎



三百里水不流海無源乎

詩亦東則一舉之不然天子深出之重賦命國之  
日今則之深出之深出之深出之深出之深出之

周頌悲閔予訪落敬之篇

悲之詩向次閔予訪落敬之後予意此詩當次其蒞  
觀集蓼一語則成王尚在苦塊蓋三季內滅殷後作  
也監殷之使命自武王或亦周公之意詩多裁自周  
公手其以懲悲為言蓋有悔于徃事而代為王自惕  
之語耳竹書紀成王四季春正月初朝于廟七季周  
公復政于王八季春正月王初蒞祚親政此足為閔  
予諸篇之證矣漢匡衡曰嬛嬛在疚言成王喪畢思  
慕意氣未能平也所以就文武之業成大化之本朱



子謂其得經之本旨乃詩傳於此處數行盡鍤止餘  
又字愚嘗揣之閔予訪落其爲嗣王朝廟而作信有  
如序所云者若夫敬之一詩其在莅阼親政之季乎  
荀子云古者天子卽佺上卿進曰如之何能除患則  
爲福不能除患則爲禍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  
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禍與福鄰  
然則三卿授策古有是制而成王以緝熙自勗其亦  
窺于聖學之要矣湯有言曰太聖人之道而猷戾以  
思猶之太日于庭就火于室也劉向新論曰少而好

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出之旡老而好學如  
秉燭之游徐幹中論云民之初載其矇未衿如宵在  
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晰學者心之白  
日也皆旡明之謂也



自出皆於廟之廟也

宮室而果不勝曰日則謂以廟為廟也  
采闕之稱於廟中論之曰古詩傳其辭本亦  
吟而後

周頌勺篇

勺之詩向與賚般武桓為類今以詩傳橋之自肯邁  
而下載見而上僅容四十一字而肯邁賚般武桓武

篇在其中矣無處復可容勺也自潛而下

是薦魚于寢廟 詩傳存寢廟二字必

故知其為潛 昊天有成命而上 詩傳存祀成王三

命 可容六十五字小慈閔予訪落敬之四篇豈足以

盡之故知勺在其中矣蓋勺之詩與賚般武桓武亦甚

不類竹書紀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於太廟初用勺  
其即此詩歟太廟不獸祀武王則所謂王師及爾公



者當是兼指先王漢書禮樂志曰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是也竹書紀成王三季王師滅殷遂代奄滅蒲姑四季王師伐淮夷遂入奄八季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則成王之師亦競矣所謂兪公允師者耶其詩雖皆裁自周公然賚曰我應受之武王自謂也武曰嗣武受之後王謂武王也勺曰我龍受之成王自謂也蓋天生丕材誰能忒兵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書大政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陟禹之迹以觀耿光揚大烈顧命太保之啓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載用有嗣意蓋如此序謂告成大武既已失之又竊漢書酌先祖之道而贊之曰以養天下則謬認遵養肯晦之義也偽詩說以此為大武之丕成於周召之分左右何涉

按朱註訓介為甲固當然觀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曰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則大介或即指元龜乎躑躑王造即所云丕丕基也兪公允師即所云于寧壽人圖功攸終也鄭箋又訓介為助謂天下之人大助



之則與多方之誥所云爾曷不夾介及我有周惟  
其大介賚爾者同義然此處似不必言助也  
又按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云洵曰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武曰無競惟烈則勺不在武樂六成之數  
審矣

周頌昊天有成命篇

此詩爲頌成王雖微國語亦自曉然而證之國語叔  
向所云道成王之德能明文昭定也烈者尤信竹書  
紀康王三季吉禘於先王夏定樂章此類是已序安  
意成王以後不復有頌強目爲郊祀天地後儒惑其  
說雖蘇子瞻輩猶引之以爲古者合祀天地之證夫  
郊社之分合代有不同紛如聚訟第此詩則何嘗言  
及於地且筭兼及於祀天者詩傳雖缺乃祀成王下  
空二字存一堂字揆其位置當是祀成王於明堂也



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夫使明堂配天但爲文王設則可若成王亦祀明  
堂則是嚴父配天之祭周公不歆宗文王而創此以  
垂諸世世邪非然則後王踵故事而行之邪非然則  
明堂亦不盡配帝邪明堂配帝在成康固兼祫而它  
又未必盡然蓋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古者禴天以諡  
若厲若幽斷斷不少貸其不槩以配帝審矣成康沒  
而頌聲寢有以夫

毛傳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  
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



周頌噫嘻臣工篇

按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夫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詩是已至耕藉豈容霖詩愚意噫嘻臣工二篇乃康王耕藉之詩也先是豈盡霖詩而獨錄康王者霖逸云在後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康王知之此其所以能率循大卞爲一代令主也竹書紀康王三季定樂歌吉禘於先王申戒農官告於廟其卽此詩乎知爲康王詩者在昊天後執競苒也知先



噫嘻而後臣工者臣工所訓在公田故曰敬爾在公  
噫嘻所訓在私田故曰駿發爾私曰亦服爾耕爲民  
言則先公而後私爲君言則先私而後公也王釐爾  
成卽蒙上篇噫嘻成王也序於噫嘻曰春夏祈穀於  
上帝僞詩說勦之曰康王祈穀於東郊亦未爲失而  
贊之曰以成王配享不過因篇首有成王二字耳序  
以臣工爲諸侯助祭遣於廟此於嗟臣工似之於嗟  
保介何涉焉僞詩說漫以爲祭先農其謬益甚又按  
謚法溫季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  
則康王之爲康亦可知已



周頌臣工篇

此詩朱子以爲戒農官竊疑戒農官何與於頌然觀竹書所紀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則此其告于廟之詩乎或泥序所云諸侯助祭遣于廟遂指臣工爲諸侯之羣臣百工呼其臣所以戒諸侯將行呼係介猶設告僕夫之意夫以卑告尊不設斥言故虞箴有設告僕夫之說若以君訓臣何必僉止有因卑以達尊者必繫因卑以達卑者按國語藉田之禮王耕一墦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月令孟春天子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係介  
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注云係介  
車右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  
常也係猶衣也介甲也此詩噬臣工正指公卿大夫  
之屬至噬係介則義益顯然其爲耕藉而戒農官益  
可據矣月令以夏正言故孟春祈穀于上帝卽周正  
之暮春寅月也或疑寅月安得有來牟然麥種在南  
方下於亥月其在北方則下於酉月金王而生火王  
而歿備四肯之氣謂之晉種而此但云將受則亦未  
遽受也又按家語啓蟄之月祈穀于上帝卽左傳所  
云啓蟄而郊由今曆言之啓蟄爲仲春月節然月令  
云天子以孟春元日祈穀者古者驚蟄在雨水葍爲  
孟春中氣劉歆作三統曆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  
爲二月節耳故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虫始振  
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始華周禮考工記注啓蟄正月  
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葍則啓蟄之郊其爲  
寅月驟疑此正周之暮春三月矣逸周書謂朝聘祭  
官仍用夏豈或有之然不可以證此篇暮春爲辰月



周頌執競篇

詩傳於執競下空六字復有成康二字當是昭王祀  
武王及成康也然何以不及文王古人廟非一處周  
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  
祔于武廟可知而此祭非禘非禘故止及三王耳朱  
克升曰祭三王兼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  
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此說近是  
序以此爲祀武王則將置成康於何地僞詩說屢置  
此篇於末簡以爲昭王禘康王於明堂則又置武王



成王於何地其安固棄庸辨又按周語曰金奏肆夏  
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卽  
時邁韶夏一名遏卽執競呂玉叔又云繁遏執競也  
解者謂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曰  
穰穰簡簡如此解繁遏豈成文義况執競乃康王以  
後詩而周禮牲出入奏韶夏卽韶夏使韶夏果是執  
競周公何從預定此歌章耶卽謂周禮爲僞作其他  
僞亦不應至此蓋說詩說禮者之謬可見如斯矣

周頌載芟良耜篇

昔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蓋頌至執競止矣詩傳此  
下存一報字當是什載芟良耜也載芟良耜何以次  
執競後其所咏爲田功與郊天朝廟象功揚德之樂  
章不類又不專主何君何王故與絲衣豐年並麗末  
簡周禮籥章祭蜡則次郊頌必此數詩矣序以載芟  
爲春祈社稷良耜爲秋報社稷蓋不欲重出耳實則  
二詩皆報而非祈其所報亦不止社稷周禮春官宗  
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曲禮天子諸侯方祀祭山川



五祀歲徧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終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一先嗇三司嗇三百種四農  
五郵表畷六貓虎七方八水庸蓋古之君子使之必  
報之有以勞之必有以逸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  
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皆所  
以昭美報而此二詩正其歌以祀神者篇中述農務  
畧同躰裁稍異固不可分何篇爲祀何神卽所報之  
神不殊而樂章不必相襲亦如祀文王之樂歌既有  
維天維清又有雝及清廟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  
世修其典故一則曰振古如茲一則曰續古之人以  
此作歌正禮反自始樂樂自生之意謂之邠頌非邠  
先公果有是頌乃周公追咏其事以詔來者抑或邠  
土事神原有遺歌周公因其詞而藻潤之歟

按丁氏臆言曰載芟田間詩耳而敦崇倫屬若在  
禮法之所侯主以正位一家立宗法也乃次亞旅  
列支庶也乃附疆以別親疎也夫婦則媚依焉祖  
妣則烝界焉且燕賓而供老焉夫草野何以得此  
哉思文之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然則固



在疆界中也其論甚旨然謂代述田間之詞則可謂  
田間自作之詩則不可

周頌豐年篇

豐年一詩摘載芟中四句成文而小異其首尾既有  
載芟豐年似可棄他然而另爲一篇者與報賽異用  
也嘗觀楚語觀朕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  
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  
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  
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虬土氣含收天明昌  
佗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于是乎彞嘗家於是乎嘗  
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



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皆盲虔其宗  
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  
是乎合其州鄉朋及婚姻比僉兄弟親戚於是乎弭  
其百苛姸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  
申固其姓按此卽詩豐季注腳也豐季之哥雖或上  
下所通用而于士庶尤較切蓋舍日者有月高舍月  
者有時祭而舍時者歲乃祭所謂士庶不過其祖家  
於是乎嘗祀是也以洽百禮則弭苛姸慝合好固姓  
兼舉之矣卽此是福卽此是福之孔皆以爲祖妣降

之可以爲神降之亦可但詳詩意則非哥之於報賽  
而歌之于祖廟耳賓筵亦云彘衍祖妣以洽百禮有  
壬有林錫僉純嘏



周頌絲衣篇

序以絲衣為繹賓尸又引高子曰靈星之尸朱子謂  
 序誤高子尤誤愚謂高子不甚誤也但非賓尸耳按  
 班固漢書云漢興八季有言周興而邑太后稷之祀  
 于是高帝令天下大靈星祠以后稷配會星也又曰  
 星謂天田星也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  
晨見而祭也  
 祀用壬辰佻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大  
 牢舞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  
 芸耨驅爵及獲刈春簸之形象其功也漢舊儀曰古



昔歲再祠靈星夫溘太古未遠其祀事或有所據高  
子之言亦或有所受螭主先嗇而祭司嗇月令孟冬  
祈來季於天宗則靈星固在其中矣衣紵弁俵正郊  
特牲所謂皮弁素服而祭也蓋祭服黻不用絲而五  
冕之服各有章采此專言絲衣則以素別於繪耳若  
夫士冠禮絲衣爵弁原不助祭雜記士弁而祭于  
公亦未聞服絲衣且果如序所云繹賓尸則牲器以  
何皆省若是周禮王者正祭則視滌濯逆齊省鑊告  
皆告備者有宗伯在不必使士若儀禮特牲祭之辨

夕宗人視濯視牲厥明乃祭此則士祭于巳之禮非  
祭于公之禮又非當日祭之禮亦何得輒用弁且遽  
爾揚觥祈休乎康成種種牽合以實其爲士又曲爲  
之說曰繹禮輕故用士以實其所謂繹賓尸謬矣朱  
子曰爲祭而飲酒非謬也但不當引士祭辨一夕之  
禮爲證據彼未知此乃蜡祭息民之飲耳按周禮黨  
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故曰一日之蜡百日之澤月令孟冬大割牲祠  
于公社及門閭大飲烝或訓烝爲升謂饗禮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或曰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夫觥觶酒柔以休胡考豈非卽此燕乎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彼祭不專主蜡言故與綠衣載弁未全合郊特牲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卽月令所謂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者亦與大蜡並舉矣仁至而義盡故頌以斯爲殿

按孔疏謂天子正祭無兕觥釋之禮變於正祭至

旅酬而用兕觥然此詩正未必爲釋祭而兕觥止用以飲非用以祭朱子不用賓尸之說是已第泛言祭而飲酒其所謂告具告充告潔旣似王者正祭宗伯視滌之禮又似特牲祀祭前一夕宗人視濯之禮總無確見而或者又謂釋禮殺于正祭牲牢噐皿皆用祭之餘非別煩先夕省視故也至謂始祭牲入先牛後羊鼎盛和美近尸薦烹牲體近外釋則外是猶士虞禮逆退復位之類則似當日不徹至釋之日而後徹者此於廢徹不遲之義又



何居焉彼泥于繹賓尸之序而不知序之本謬也  
接近有從絲字立解者以此詩爲祈蚕之繹祭謂  
尸象神神象物絲衣載弁尸服也紉象蚕色倅象  
蚕形其說亦頗新巧但蚕祭無可攷有則當后夫  
人主之雖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祭義大  
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入蚕于蚕室乃觥觶酒柔將與誰爲飲乎又謂周  
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蚕于北郊卽春  
祭薦衣祈蚕之尸審爾則女尸也何以不笄而弁

詩傳闡卷之二十三目錄

商頌

商頌引

邠

烈祖

長發

玄鳥

殷武

詩傳宋公孫正

邠烈祖祀成湯也

長發大禘也玄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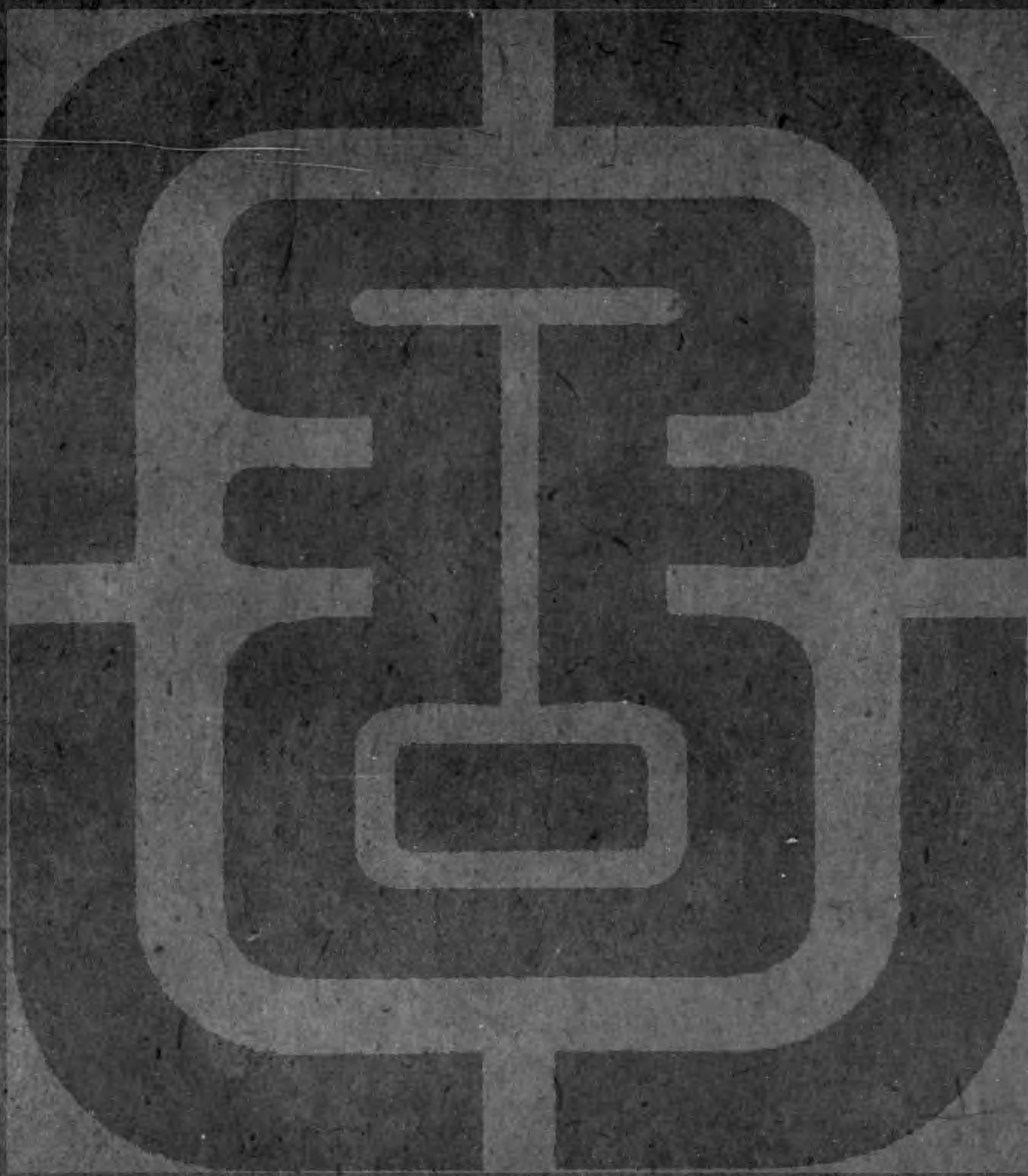
殷武祀高宗也



律



7





何居焉彼泥于繹賓尸之序而不知序之本謬也  
接近有從絲字立解者以此詩爲祈蚕之繹祭謂  
尸象神神象物絲衣載弁尸服也紉象蚕色侏象  
蚕形其說亦頗新巧但蚕祭無可攷有則當后夫  
人主之雖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祭義大  
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入蚕于蚕室乃觥觶酒柔將與誰爲飲乎又謂周  
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蚕于北郊卽春  
祭薦衣祈蚕之尸審爾則女尸也何以不筭而弁

詩傳闡卷之二十三目錄

商頌

商頌引

邠

烈祖

長發

玄鳥

殷武

詩傳宋公孫正

邠烈祖祀成湯也

長發大禘也玄鳥

殷武祀高宗也



商頌引

臨川王氏有云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爲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夫魯之有頌特後世文人獻頌之祖其不得與周頌並稱固矣粵稽商頌簡者儉于魯而繁者或乃侈於周豈尙質之世文夏有盛焉者歟要以玩其音節則嚴肅而剛決樂記謂爲又帝遺聲故明乎商音臨事屢斷蘇氏亦謂殷人先罰後賞之政可槩見於此洵異代之鴻寶曾子歌之聲出金石有以也魯語閔馬父云管正考



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督此其實  
錄而史記宋世家乃云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  
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遺契湯高宗所以興他商  
頌楊子雲附會其說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  
奚斯常晞正考父矣彼以他廟爲他魯頌則以商頌  
爲美宋襄亦何怪焉盍胡嘗考其世正考父蓋在春  
秋之前歷佐戴武宣三君者襄公時安得復有正考  
父且聞考父較商之頌未聞考父作商之頌也史記  
以易爻詞爲文王作以春秋左傳爲丘明作其訛類  
此若夫商頌之殿周蓋先昭代而後勝國義自當然  
與尚書列叙四代備帝王升降之運者又不侔也或  
謂魯頌氣溢而詞夸不繼以商文弊幾於滅質倫之  
檜曹兼邠則人望絕吁此果聖人刪定之旨哉



商頌那契祖篇

祀成湯之頌必不止二篇今其存者惟此樂記商人  
尚聲於那見之凡聲陽也尚聲先求諸陽也記云聖  
人化爲靴鼓控揭樵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則鼗與  
鼓自是兩物播鼗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鼓爲衆音  
之君管則樂之小者舉此而餘樂在其中矣八音以  
磬爲主猶八卦以乾爲主其聲清越以長有隆而兼  
殺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爲和平至萬  
舞之名從來已久或謂周武王以萬人勝紂故名爲



萬盍以此詩之有奕證之鞀鼓言於迎牲又與管磬  
俱言於當祭庸鼓萬舞言於祭成味其詞若互見而  
有餘音非一事自爲一成也烝嘗雖錯舉四時亦可  
見秋冬之俱用樂祭義謂禘有樂而嘗無樂外矣那  
詳於奏樂剋祖詳于薦酏薦羹那侈嘉客之豫怡剋  
祖侈列侯之來假來享頌固不一其體而那以管聲  
磬聲厥聲相叶剋祖以申錫無疆黃耆無疆降福無  
疆爲節商文之簡質乃爾兩篇結語皆曰湯孫之將  
其均爲祀成湯明甚序以剋祖爲祀中宗朱子調序

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是  
也夫商家賢聖代作不止中宗安知不皆有頌但正  
考父所得僅僅十二篇况至孔子刪詩日子乎



商頌長發篇

詩傳云長發大禘也序亦昭合賈逵云禘爲三季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夫此詩雖止及玄王相土然中云帝命丕違至於湯齊則群祖或亦在其中朱子意其爲祫祭之詩者以此又逸禮云禘於太廟日用丁亥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而大二尸太祖契也其所自出則帝嚳也嚳與契二主故二尸也前期迎嚳主於郊丘石室郊禘之室有二主嚳及簡狄也禘之日簡狄



配神媒祭焉此與詩言太子生商似亦有合鄭箋以  
大禘爲郊祭天謂以夏正于南郊祀感生帝汁光紀  
則不經甚矣此緣緯書云太微有五天帝座異帝曰汁  
光紀故承其謬而或謂太禘不及羣廟之主亦未盡  
然也禘而曰大必有異于常禘者鄭旣以生商之帝  
爲異帝遂云承異帝而生子故謂契爲玄王不經益  
甚諸緯書皆言簡狄吞黿卵而生契故契號玄王賜  
姓子氏成湯亦紹其祖而字天乙此或可信鄭又以  
中葉震業爲相土始有征伐之威夫湯去相土甚遠  
契子昭明昭明生相土豈相土遂可爲中葉乎仲虺  
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以此證中葉之震業猶爲似  
之盤庚之誥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兪祖其從與享之  
大享疑卽太禘何休注公羊般祭云禘所以異于祫  
者功臣皆祭也禘義卽不盡然其於祀阿衡合矣



商頌玄鳥篇

商人之遯鳥生與周人之遯帝武皆神其先世之事而後儒力詆之以附於不語怪之旨夫不語怪者謂有之而不語非謂本棄怪也况開先之聖間多異徵如繞電流虹之類皆祥也而非怪也如謂簡狄以玄鳥至日祀高禘祈子而生契則玄鳥自以春分至豈必天命之降乎呂氏春秋所云娣妹居九成之臺天帝使燕往視之其說不棄附會然謂二女愛而搏之覆以玉筐燕遺二卵而北飛者故當不妄生契所以



生商契已宅殷而箋疏皆以爲指湯蓋泥史記契封商湯居亳至盤庚始改亳爲殷云爾設然則湯亦未嘗居殷也第使本兼殷土盤庚又何從而改此號故宅殷者契而武湯正域之命實始基於是矣皆云帝命武湯末云殷受命咸宜非如序說專祀高宗明甚箋謂祀當爲禘高宗崩始合祭於契廟而歌此詩亦兼足據詩傳玄鳥下鉞四字若果爲祀高宗則何不并殷武串言之如前篇那契祖祀成湯也之例卽不然殷武下當有亦字今兼之愚意此詩作於武丁祔

廟之日詩傳所鉞四字當是禘高宗也禘非如長發之大禘蓋如竹書周紀康王三季吉禘於先王鄭氏所謂三季喪畢以新崩之主序昭穆者近是但不當云祫且未必於契廟耳武丁孫子朱傳似泛指武丁之孫子則武王靡不勝以下若俱時王自誇者然豈作頌語意惟因武丁祔廟而禘故邇自湯之受命正域而言先業所以丕墜者有我武丁爲之孫子以見其繼序重光也若殷武之特廟又異日事矣

按前篇長發邇自玄王相土以及湯此篇邇自武



湯以及武丁後篇殷武專叙武丁之烈次第較然  
毛詩以玄鳥先長發倒其序矣

按鄭氏所云三季喪畢祫於太祖明季春禘于羣  
廟自僉以後五季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楊氏復嘗  
辨其有四矣茲不具載

商頌殷武篇

殷武之祀高宗與玄鳥不類彼祔廟此特廟也意卽  
在祖庚祖甲之世乎僞詩說乃謂帝乙之世武丁親  
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此蓋陰  
襲疏義夫殷自武丁至帝乙共八君而祖甲祖庚  
丁廩辛兩君皆以弟繼兄其實僅六代耳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卽及紂之身武丁不過  
其六代祖必待紂子爲君而後武丁在應祧數內若  
帝乙固紂父也于時武丁何遽當祧乎豈併弟及者



而數之乎詩說之謬如此亦愈知其僞也商家賢聖之君或各有不祧之廟或共有不祧之廟而其頌已不可繁見然歷選列辟惟載飾之湯及奮伐之丁以武特聞其他固有不甚武者夫服叛招攜非大武不克大振此殷武所以爲赫濯而守文之主不與焉乃其急欲得楚何也王遵巖有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褻介錯於商邑之吭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梁圉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太長久之安非如氏寇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竹書又紀王師滅大彭而克豕鬻其棰伐之餘剋耶要以威懾於強敵正繇心惕於柔民周書廉逸引高宗舊勞於外爰暨小人化其卽佐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齋時或怨享國又十有九季彼其知稼穡之艱難久矣宜多辟之惴惴匪懈也紀稱當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寇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廟號高宗故曰王殷之大仁也特廟以祀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按國語侯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內有蠻夷要服卽周禮大司馬所謂蠻畿小行人所謂要服而巾車所謂革路以封四衛者亦卽此也禮記云四夷雖大皆曰子此類是歟禹貢九州已有荊州其封國不自身武丁之世未知其君爲何人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豈卽其苗裔耶或殷時之楚本繁別姓尙未爲芊姓之熊耶春秋初葉以前常以荆稱至周惠王時魯僖元季始改楚號不復稱荆然在武丁時已曰荆楚則固嘗兼稱矣季彭

山云荆楚一木二名因以爲國號其名亦得相通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